

卷五

書名 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宋 羅大經 撰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說-南宋
 索書號 貴重-32
 編號 C5775400

[彩色首頁1](#)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真正英雄

朱大公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之兢

兢論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麓豪却一點

使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鍼矣余觀

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

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

而東征三年赤寫几々履讒歷變卒安周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775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楊東山云九處事須是心如轉九手如鳴鏑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廬陵羅

大經

景綸

啓運宮望祭殿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宋七祖藝祖至哲宗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俶擾倉忙之間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賈送香燭帥中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盤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
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歷正仲春感
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
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音日秩上陵之典禮徒
切望思絕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
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
女遍滿卓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
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
此志至於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宋端平初金
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修朝陵之禮勅襄以兵五
千護之未至西京謀報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
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亡恙與否
皆不可究詰也

就齋詩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
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年舉於禮部竟不
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毗陵誠齋作詩送之歸
曰梅馨香邊蹋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

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
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麝煤
宋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
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爲君王寸寸絲司馬要
爲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九子清
對梅花更與誰夢繞節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
思誠齋擊節又送來豐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
南作縣歸新來薦鸚鵡驚動衣龍衣歲晚情難別
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陵

意態也如露濕看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
清逼五湖秋筆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宋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
余深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璘虞
允文史弥遠九十四人

古婦人

爾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又云予髮曲局薄言
歸沐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爲容飾也其遠

嫌防微至於如此杜陵勅皆別云自嗟貧家女又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碑銘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冊書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為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迹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沉醮

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

戒更革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九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沈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鐵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貢勅局淨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

湯盤銘言唐食
素珍也

片後乃全良一詠之
論以計一人
之駁雜不察
虞夏漸至今
戰

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
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
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
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購或庶幾者僅此可以
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
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
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抹歟余
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固弊而變法不可也不
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君韓范之建明

韓范乃琦
仲



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
固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
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誅乎余曰有志於
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
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
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玉柝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
足以貽千古之誚耳宋文公云淵問學者推尊東
記謂夏紀贊用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
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

遷乃漢之司馬
作史記

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默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宋崇觀間為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臬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宋建炎初召為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常用童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為

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後召為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德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凝定秦勢正炎之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吝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

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
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及為鏡累張禹孔光足
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為名言子賤自號黔成居士
諸葛武侯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
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
為疑而樂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
曰辨天下之太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
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

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
辨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
其艸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
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
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
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
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主臨終
謂之曰嗣子可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
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

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
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
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
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
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
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
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
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
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

能信之

者核對答

楊東山嘗爲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宋壽皇
宴因談者核上問容齋鄉里何所產容齋番陽
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驚雪天牛尾狸文又問益公之
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晶葱上吟賞
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
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其嘗陋三
公之對昔某師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聞浙

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其鄉里何所產某笑曰它也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初筮謁郡

楊東山言某初筮為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坐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階稟叙逐一還也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

誠奇乃東山之文

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它也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曰人家子弟初出仕官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乘福帝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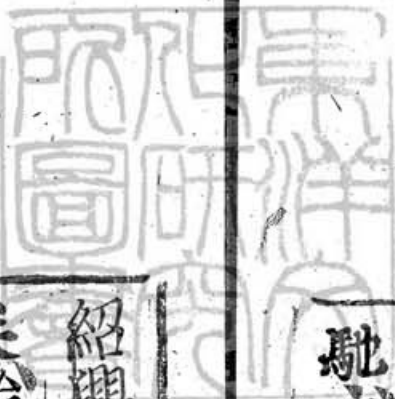
漢昭帝時身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

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
疑後至叱使收縛竟得其姦宋靖康之亂柔福帝
姬隨北狩宋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自
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
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太疑之女子顰蹙足
曰金人驅逼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
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
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掌困於面
馳江左旣興益壽宜充於禁鬻資粧一萬八千緡

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于虜中久
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
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
遂伏誅前後請給錫資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
事未嘗無對成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
巫若非顯仁之歸富貴終身矣

鬻祠廡

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廡鬻之
官旣得錢聽民爲買區廡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



張安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德
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
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
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鬻近時豫
章嘗於孺子亭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揮
酒旗遊人那解薦江離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
年解榻時卽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
三賢堂亦賣酒大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
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官司

赴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勸黃二守

宋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困黃州詔馮榘接勸黃榘
遷延不進黃州中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
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
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爲去計
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輜兵忽犇告曰城
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
于江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

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廢贈誠之
且爲立廟而宋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
出大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向營雙廟太學今方
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
蓋爲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金節中
立遲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監矣

儉約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
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

斷爲三十塊柱屋梁上平且用畫叉挑取一塊即
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
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
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
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
至今不易也有客自來陽來言鄭身仲日以數十
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
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
要見舊時鹽盪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

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自用一千秦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秦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嘗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跡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滛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滛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

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媿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斷決

與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臣諂主愚

相女竄位登御床地忽陷郡臣失色殷仲文曰良

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泐水不冰燕
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通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
亦大悅下詔上愚可發一笑

鍼慰道人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鍼慰之術施覺輕
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
一鍼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
率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鍼
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

其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它人爾

檀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
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做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
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伏五字

女戒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
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寬惠曰
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之

防身動如律端力機杼中九此筆句便可入正靜
它皆做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
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二老相訪

宋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
退休實為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

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誠齋

二字光回環自開三之徑誠齋東園有三之徑其

三再開三徑是開明誠齋庵有頃刻能開七之花門

賀方贊紅華壽
贈賀詩曰勅賜鐘鼎
水為君畫沼梁

李贊七歲以文作
常新過訪謝鐘鼎
日現方名前集

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麝

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

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

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

去傳貽厥指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為圖誠

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

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

厥後誠齋家嗣東山先生田子宋端平初累辭召

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



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
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
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
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客奴來伯
子和云雪舟不肯半途回直到荒林意盛茂籬菊
苞子時披宿霧木犀香裡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蕊
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之出
巢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一老云無疑博學工文
尤精考訂有宋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

為祕閣校勘吾黨之士多勸其母出而無疑竟出
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
安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投竿日少似轅生對策時
怨鶴驚猿辭舊隱鞭鸞背鳳摠新知早陳經國平
邊策歸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太社令
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歸年始僅九十乃終

漢二獻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
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風香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五
方平事獨食風香三字解者不注所出余觀佛書
云九諸所襲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蠅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
梳黑角篋於寢宮以此示後之世猶春

識字

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昌黎云九為文者

其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廷迂晚年日課識
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萬卷百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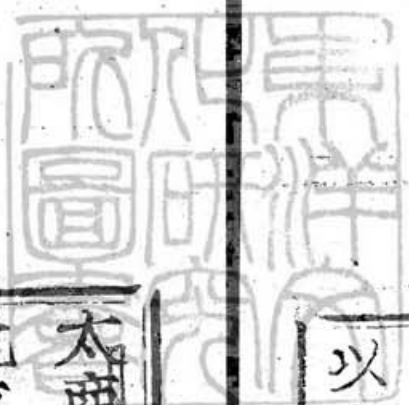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弥納芥子僕即不疑芥
子藏須弥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
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
處著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
百兩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
極前輩謂鵬搏鯤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



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
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誦
曰實維何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
誓有以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
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秦誓左傳孟子皆謂之太
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實本於太公故
以名誓誥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



太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
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怒湯武也序書之
辭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
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誦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
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
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
幼冲矣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
喪商人不敢觀鵠鴞小蟋之詩悲哀急迫及之然
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听其

自屏於遠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
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
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百年
仁恩之所滲灑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
息弥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為商也决矣且湯既勝
夏猶有慙德慄之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
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
哉宋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
密工夫至武王往之並不見其切已事

景不訓仰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之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
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
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顏之
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嘗為
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

始皇表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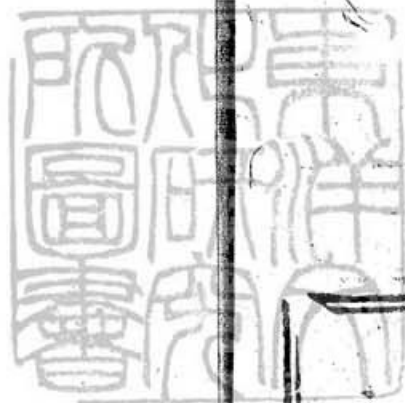
始皇為趙所敗尚能謝王翦表紹為魏所敗乃至
殺田豐欲不亡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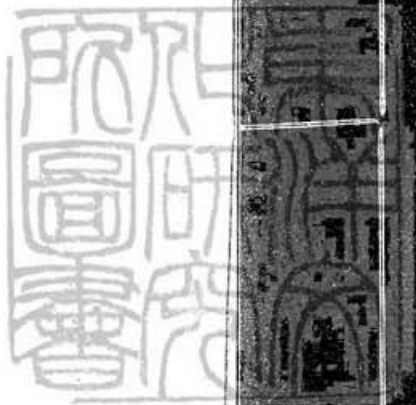


一聯八意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
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淒也作客羈旅也常作
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
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
精確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